



淺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對西洋琺瑯器

■ 胡櫨文

二〇二二年四月起，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「謎樣景泰藍」特展展出一對西洋風格瓷胎畫琺瑯（圖1），是院藏難得一見來自西洋，同時結合畫琺瑯及內填琺瑯技法製成的作品。在一九二四年成書的《物品點查報告》裡，稱這對作品為「洋琺瑯高足罐」，爾後，院內展覽亦沿用此一名稱，並根據其製作技法，與器底的「FRANCE」打印，說明其來自法國。然而，對於作品製作的脈絡及其於何時進入清宮等問題，所知仍極有限。本文擬就現有材料進一步研究，以作說明。

印有「FRANCE (法國)」標記的舶來品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對舊名「洋珐瑯高足罐」的西洋珐瑯器（見圖1），文物統一編號分別為「故珐 000001」、「故珐 000002」。其中，文物統一編號為「故珐 000001」之作品銅鍍金底座內部的環形表面，有「HENRY」、「28」（圖2）印記；「故珐 000002」底部橫條栓之上，則有「FRANCE」（圖3）印，說明兩件作品來自歐洲。作品的瓷胎畫珐瑯球形罐上，各自書「P. Roche」咖啡色料款。上述打印銘文、釉料所書之款識，提供追查作品來源極重要的線索，本文將以這些文字資料為基礎，加上比對風格特徵，釐清這對作品可能的來源。



圖1 約19世紀 歐洲 畫珐瑯球形瓶 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珐 000001、故珐 000002

器形、裝飾風格與款識相當的作品

一、院藏一對西洋珐瑯器

院藏這對珐瑯器的器身為瓷胎球狀，正面分別以畫珐瑯描繪坐於湖畔的仕女人物，其一為男女二人，仕女右手肘處懸掛花籃，左手持花，男童依傍在女子膝側，雙手朝上，置於女子水藍色布裙上，女子身後草木間，咖啡色料書「P. Roche」款。另一件球罐正面繪兩名西洋仕女，一左手持花籃，右手托腮，靠於一木箱上，箱上有一白鳥與之對望，第二位仕女背對觀者，正在讀信。球罐右下側同樣有咖啡色料書「P. Roche」款。兩個瓷胎球罐的背面皆繪湖畔風景，前景以土黃色暈染草地，其上用淺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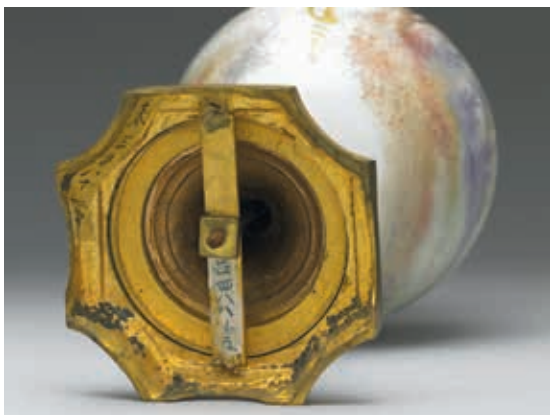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約19世紀 歐洲 畫珐瑯球形瓶 器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珐 000001



圖3 約19世紀 歐洲 畫珐瑯球形瓶 器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珐 000002



圖4 約19世紀 歐洲 畫琺瑯球形瓶 a. 故琺 000001 器側 b. 故琺 000002 器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綠、墨綠、紅土等色，點畫草木、圍籬及一旁的樹木；遠景用淺藍紫色繪樹木山丘，略以灰藍色表現空中水氣與湖光倒影。兩件作品左右擺設，正面人物相對，背面風景環繞，構圖相互呼應。

兩件畫琺瑯球形罐上均連接銅胎頸，頸上內填琺瑯花卉、莨苳葉等，花有粉紅、白、黃等色，葉有綠、藍、白等色，地為透明紅釉，紋飾並不對稱，鑿刻不精，甚至難以辨識形貌。頸口外敞，銅鍍金鑿刻莨苳連續捲紋，兩側連接銅鍍金雙葉耳，耳自器口緣向下連接球罐，耳下方、瓷胎球罐上的對應處，以金色料繪簡化莨苳紋，界格球罐正、反面。（圖4）罐附內填琺瑯花卉紋蓋，上有花蕾鈕。打開蓋子，罐內口緣、器頸處銅胎延伸向下，形成一個深至

瓷胎球罐內約一半高度、狹小若井之銅壁封死空間，故無法看見球罐瓷胎的內側。

瓷胎球罐下，連接向下逐漸外敞的銅胎高足。足上端露銅處鍍金並雕莨苳葉，其下與器頸相同，運用內填琺瑯技法裝飾透明紅釉地，地上有花、葉紋，餘作菱形格狀，格內各有一點紋；在紅釉地上，另裝飾數個白框藍地開光，開光內的紋樣形貌因鑿刻輪廓潦草，難以辨識，猜測應同為花卉、葉紋。足下半部逐漸外敞，足底與座交界處，設一圈琺瑯紅地花葉紋，再往下銅鍍金座與內填琺瑯相交處環刻葉紋，四角內曲的方形底座上並無其他裝飾。器蓋、器耳及底座等處銅鍍金表面多磨損及脫落痕跡，使作品顯得陳舊暗淡。

二、風格、銘款相近的作品

啓人疑竇的是，在歐美博物館中，幾乎不見與院藏這對西洋琺瑯器形制相當的作品；反倒網路拍賣中，有不少與其風格相近的拍品。筆者僅見一件資訊較詳細者，該作拍賣年代較早，已不知現藏何地。¹該件作品瓷胎部分寬口、敞腹，罐口緣與院藏琺瑯器相同，是一圈外敞的銅鍍金莨苳連續捲紋圈飾，口緣兩側鑄銅鍍金耳。不同的是，拍賣的這件作品未運用內填琺瑯技法，其蓋是以畫琺瑯繪成，上半部白色、下半部桃紅色，二者間用金色帶飾隔開，蓋頂附菱格紋銅紐。罐下高足的裝飾與蓋類似，上白下桃紅，兩色間繪金色畫琺瑯飾帶。畫琺瑯罐與足交界處高浮雕銅鍍金莨苳葉一圈，足下接銅鍍金底座，底座的葉紋環飾與方形四角內曲的造形，和院藏琺瑯器完全一致。

該作瓷胎上繪一仕女坐於湖畔的岩石上，回望身旁手持花朵的小天使（Putto）；女子身後，一側是綠蔭草木，另一側則是湖面，遠景以灰藍色繪山石樹影。仕女人物左膝旁，同樣書「P. Roche」咖啡色料款。罐背為一彎湖畔風景，只不過這件作品正、反兩面之間，未用金料繪界格紋飾。這件作品畫琺瑯的主題、描繪手法及構圖，與院藏「故琺 000002」雷同，或許原本亦成對。該器銅座上打印「L. HENRY」、「9」等字樣；推測院藏「故琺 000001」器底座上，應當亦印「L. HENRY」，只是「L.」被橫栓遮擋。此件作品與院藏兩件高足罐風格、款識高度相似，當為同一時期、工坊，甚至同一匠人所作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這件作品弧狀底面瓷胎上，有一個以藍色琺瑯釉書之雙L構成的菱形，內寫英文字母A。由於院藏兩件琺瑯器的器底皆以銅封死，無法得知瓷胎底是否書同樣的花

押；但是，由於二者皆具工匠「P. Roche」款，可斷定，院藏琺瑯器來自使用同樣花押的工坊。

三、雙L花押的意義

將兩個草寫的L左右併置，構成菱形，並於其中央書寫英文字母，以標示作品年代，是由十六世紀法國文森（Vincennes）製瓷工坊首創的作法。一七四〇年，法國巴黎東邊廢棄的皇家文森城堡（Château de Vincennes）內，開始一連串實驗性的製瓷活動。最初由 Jean-Henry-Louis Orry de Fulvy（1703-1751）負責，製品受中國及德國邁森（Meissen）瓷影響。一七四五至一七四九年間，文森窯的色料發展迅速，一七四八年獲得鍍金技術，直至一七五一年，Orry de Fulvy 亡，一七五六年遷址至賽弗爾（Sèvres）。²

自一七四五年起，文森窯的匠人根據週期性的時間，使用藍色琺瑯釉將皇家花押題寫於器物底下。（圖5）一七五三年後，文森窯逐漸有系統地標示作品；而一七五三至一七五四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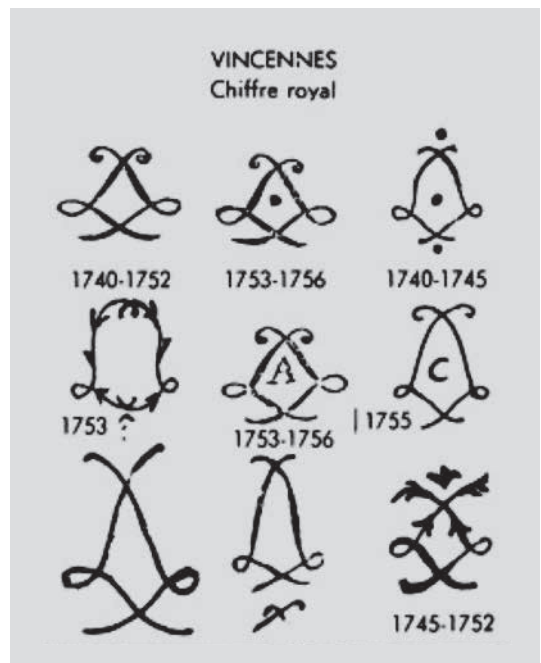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文森窯瓷器花押 取自 Le Duc, Geneviève, and Henri Curtil. *Marques et Signatures de la Porcelaine Française*. Massin: Ceramiques Faiences Porcelaines Poteries, 2000, 78.

的作品，便是以字母 A 作為標誌。另外，這個時期參與製作的藝術家，諸如製胚者或製模者，會將自己的款識——通常是象形符號——加在製造廠標誌上方或下方。³ 由於院藏西洋琺瑯器與網路上的拍品形制、款識相當，該作上出現文森窯一七五三至一七五四年的花押，無疑令人振奮。莫非院藏琺瑯器來自文森窯？

然而，這件網路上拍品器底的花押，與幾件來源更為可靠之文森窯作品的花押，造形卻不盡相同。該作花押雙 L 外框形成的菱形方正，草寫 L 的拖尾長而外擴、兩側圈狀肥大；對照另一件一七五三至一七五四年文森窯的花押（圖 6），雙 L 外框形成的菱形類似鐘狀，下側拖尾較短，兩側圈狀結構更為內斂。因同樣的花押，在十九世紀以後成為作偽者的標的，是故依據花押判斷作品製作年代時，不可不謹慎。例如一對現藏美國布魯克林博物館（Brooklyn Museum）的作品，便具備同樣雙 L 內書 A 的花押，但該館認為，該對畫琺瑯瓶為大約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年間所製。⁴（圖 7）這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，拍賣作品的雙 L 花押是否足以證明其來自文森窯？

文森及賽弗爾瓷的風格與器形

花押可以仿造，作品的風格與品質，卻無法完全複製，故藝術風格是判斷作品製作年代更可靠的依據。欲重新定位院藏這對琺瑯器，必須先了解文森及賽弗爾瓷器之樣貌。

一、裝飾結構：色地開光與金邊框

早期文森窯受麥森瓷影響，大部分的作品會在瓷胎上繪製鮮豔的地色，再於保留的白地開光中，畫上花鳥、人物或風景等裝飾，開光的邊緣以精緻的金色花葉框界格。（圖 8）金色花葉或莨苳紋不但造形精緻，甚至搭配瓷胎設

計凹凸的高度，營造淺浮雕的效果。（圖 9）最早用作地色的只有青金石藍（*bleu lapis*）、天藍（*bleu cèleste*），一七五三年之後，更多的顏色，諸如綠色、粉紅等興起。不同時間流行的顏色也不同，像是淡紫丁香色（*pale lilac*）在一七五三年格外受到歡迎。⁵ 文森製造的瓷器中，雖也有少數直接於白底上繪製紋樣者，但整體而言，一七五三年以後，使用地色成為文森窯的典型，這樣的做法蔚為風潮數年。相較之下，院藏這對西洋琺瑯器不僅並未運用地色加上開光的裝飾結構，且金料圖繪的邊框風格簡約，與文森窯細膩繁複的特色，大相逕庭。

二、器形與人物風景風格：一件賽弗爾〈球形瓶〉

早期文森窯製品，大多為成對擺設於家具上的瓶或深花盆，未見與院藏西洋琺瑯器類似的器形，更無結合內填琺瑯蓋或足的做法。由



圖 6 1753 ~ 1754 法國文森瓷器 水壺 私人藏 取自 Gwilt, Joanna. *Vincennes and early Sèvres porcelain: from the Belvedere Collection*. London: V&A Publishing, 2014, 174.



圖 7 約 1860 ~ 1880 文森款瓷瓶 一對 Sevres Vase, One of Pair, ca. 1860-1880. Porcelain, brass, 23 1/2×6 1/4 in. (59.7×15.9 cm). Brooklyn Museum, Gift of Josephine and Henrietta Walker, 66.115.1. Creative Commons-BY (Photo: Brooklyn Museum, 66.115.1_front_acetate_bw.jpg) 布魯克林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www.brooklynmuseum.org/opencollection/objects/89972>，檢索日期：2023 年 5 月 4 日。



圖 8 1754 ~ 1755 法國文森瓷器 瓶 羅斯柴爾花園別墅 (Villa Ephrussi de Rothschild, Saint-Jean-Cap-Ferrat) 藏 取自 Whitehead, John. *Sèvres at the time of Louis XV: birth of the legend Sèvres, a ceramic history*. Paris: Éditions courtes et longues, 2010, 54.



圖 9 1753~1755 法國文森瓷器 牛奶壺 私人藏 取自 Whitehead, John. *Sèvres at the time of Louis XV: birth of the legend Sèvres, a ceramic history*, 75.

於現存文森窯的作品相對較少，下文將透過分析承繼其後賽弗爾瓷器的風格，補充相關資料。

出版品中所見賽弗爾瓷器，僅一與院藏西洋琺瑯器的器形雷同——但並不完全相符。該件作品瓷胎、銅座，主體為球形，兩側有瓷耳，球頂略束口，上帶皇冠形蓋，蓋上有圓紐；球下是外敞細高足——或者當稱其為柱基（plinth），下接銅鍍金方形底座（base），基柱與底座相接處有一圈鍍金淺浮雕桂冠花圈，方底座四角各有獸爪足。瓷球作暗藍色琺瑯地，中央為畫琺瑯風景人物開光，兩耳與球體交接處繪金色裝飾。（圖 10）根據研究，在賽弗爾瓷的設計稿或作品中，並無同類器形留存，故難以確知此器形的名稱與作用，僅能依照外形稱之為〈球形瓶〉（法文：vase ballon）。另外，研究者基於一些相關資料推斷，此件〈球形瓶〉可能製

於十八世紀。⁶

比起院藏西洋琺瑯器，賽弗爾〈球形瓶〉與同類形的作品（圖 11）開光內畫琺瑯顯然有更豐富的細節。賽弗爾瓷器的風景人物造形完整，背景山石樹木形象清晰立體，幾乎未留空白。琺瑯飽和度高，顏色亮眼。器蓋與足皆精雕細琢，甚至浮雕細膩而工整的紋樣，立體裝飾或露胎處的鍍金璀璨奪目。相對的，院藏西洋琺瑯器的畫琺瑯是以寫意的筆觸勾勒人物與風景，遠景淡色暈染，雲氣氤氳，遺留寬廣的背景空間，令人聯想到十九世紀英國水彩風景。蓋、足的工藝細節，比文森或賽弗爾瓷器簡約粗糙得多，雙耳及底座的鍍金黯淡無光，就如足與底座相接處，院藏琺瑯器僅鑿刻線條作為葉紋，賽弗爾瓷卻用淺浮雕作出層疊交錯的桂冠，二者藝術風格的差距一目了然。



圖 10 18 世紀 法國賽弗爾瓷器 球形瓶 巴黎時尚博物館 (Palais Galliera) 藏 取自 Brunet, Marcelle. *Sèvres: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*. Fribourg: Office du livre; Paris: Société Française du Livre, 1978, 187.



圖 11 約 1766 ~ 1770 法國賽弗爾瓷器 帶蓋瓶 J. Paul Getty Museum 藏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reurl.cc/o7xzm5> (CC-BY-4.0)，檢索日期：2023 年 5 月 19 日。

早期《物品點查報告》稱院藏珐瑯器為「洋珐瑯高足罐」，現可參照賽弗爾瓷〈球形瓶〉，調整院藏珐瑯器的名稱。《物品點查報告》稱院藏珐瑯器為「洋珐瑯高足罐」，首先，「洋」是指其西洋的風格；強調「高足」，則是源自中國工藝史「高足杯」的概念。⁷這對所謂「洋珐瑯高足罐」，雖非文森或賽弗爾瓷器，但其偽款與形式提示，作品仿造的對象即文森或賽弗爾瓷器，故以下將院藏這對西洋珐瑯器，稱作〈畫珐瑯球形瓶〉。

三、複合技法：畫珐瑯結合內填珐瑯

縱使現階段，研究者難以區分賽弗爾瓷器的柱基或底座為原配或後加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在傳世來源可靠的文森或賽弗爾瓷器中，連接器身的柱基，僅見兩種作法：一是延續瓷胎並用畫珐瑯繪飾，二是接上雕有花紋的銅鍍金柱基；並無與內填珐瑯結合製器的案例。

在媒材上，賽弗爾瓷器的底座有大理石製成，或木仿大理石、銅鍍金，結合大理石與銅鍍金等不同的作法。⁸這些作品的柱基與底座常在銅鍍金處，鑿刻規整精緻的花葉或條狀紋，搭配鍍金閃耀奪目的光澤，增添作品富麗堂皇的氣勢。

〈畫珐瑯球形瓶〉與眾不同之處，在於其蓋、頸與足（英語稱作底座）皆用內填珐瑯裝飾。這些內填珐瑯雖刻鑿銅胎製作紋樣輪廓，卻不強調斧鑿的立體效果，使成品乍看之下，類似掐絲珐瑯。其紋樣除了少數五瓣花簡單易識，絕大部分類似葉或捲草紋的輪廓，都有一定程度的扭曲、變形，且構圖散亂，部分細節因鑿刻得不夠深，導致珐瑯外溢，紋樣形貌更加難辨。柱基與底座的技法與風格特徵之差異，再次驗證院藏〈畫珐瑯球形瓶〉並非來自文森或賽弗爾窯場。

餘緒：謎樣的〈畫珐瑯球形瓶〉

經前文比對院藏〈畫珐瑯球形瓶〉及文森、賽弗爾瓷器，可知二者風格及製作品質的差距。縱然拍賣市場上曾出現與院藏〈畫珐瑯球形瓶〉風格相同、並有文森瓷器花押之作，但我們幾乎可以確認，院藏〈畫珐瑯球形瓶〉並不是出自文森窯，而是某個以文森窯為仿造對象燒製成的贗品。

拍賣市場上流傳許多號稱製於十九世紀法國，賽弗爾風格的燭臺、燈檯、墨水瓶或十字架，這些作品同樣綜合瓷胎畫珐瑯與內填珐瑯，與院藏〈畫珐瑯球形瓶〉風格樣貌類似。遺憾的是，筆者未見關於這些作品來源的相關研究，亦無法獲得產地或製作時間之類進一步的資訊。前文曾提及布魯克林博物館收藏一件有雙L外框、內書A花押的作品，該件作品器蓋、底座的造形與〈畫珐瑯球形瓶〉有些類似，惟細節更豐富（見圖7）；該館館員推測其製作於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年間，是個可供參考的斷代資訊。由於十九世紀以後，歐洲無論是著名的、或較罕為人知的瓷窯，諸如英國 Minton、Coalport 及 Derby，法國 Denis、Foëcy，或德國的 Lichte，都曾模仿賽弗爾瓷器，甚至在產品上書賽弗爾偽款，院藏〈畫珐瑯球形瓶〉恐怕便是在此時代潮流下產生。現階段只能推測，歐洲曾經出現一個結合瓷胎畫珐瑯與銅胎內填珐瑯、仿文森或賽弗爾瓷器風格製器的工坊，因燒造品質較粗，而未進入較知名或重要的公私立博物館收藏，僅在民間流傳；機緣巧合之下，竟有一對作品傳入清宮。

院藏〈畫珐瑯球形瓶〉最早見載於一九二四年的《物品點查報告》，⁹此為這對作品燒造年代的下限。根據該報告可知，在紫禁城內，〈畫珐瑯球形瓶〉與三十三組件的文物，共同存放



圖 12 1770 ~ 1805 英國倫敦 William Carpenter 製 時鐘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0726

在一個「大木箱」內。該木箱已佚，但其內的文物全數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，大部分是珐瑯器，包括招絲珐瑯、內填珐瑯和畫珐瑯，不少為乾隆時期（1736-1796）製品。同箱文物，近半為帶有西洋風情的廣珐瑯，¹⁰ 也有來自倫敦一七七〇至一八〇五年間製作的時鐘。（圖 12）該箱文物的品質及收納狀態顯示，這些作品並非精挑細選收羅成箱的百什件，只是為了方便，把類似的作品，或者部分來自粵海關的貢品，裝入同一個大箱子。

縱使這對〈畫珐瑯球形瓶〉的來源、製作年代仍存在諸多未解之謎，但按照作品的品質推測，它應非透過西方皇室貴胄之手進入清宮，更可能是經由無法取得上等瓷器的民間傳入，據與其一起收納的文物類型揣測，或許是從廣東輾轉入京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註釋：

1. 該作由美國 Kodner 藝廊拍賣，現狀不詳。作品樣貌見 Kodner, accessed August 12, 2021, <https://reurl.cc/Rv6eZn>.
2. 文森瓷發展史，引自 Joanna Gwilt, *Vincennes and early Sèvres porcelain: from the Belvedere Collection* (London: V&A Publishing, 2014), 20-24.
3. Joanna Gwilt, *Vincennes and early Sèvres porcelain: from the Belvedere Collection*, 26.
4. 作品資訊，見 Brooklyn Museum, accessed May 4, 2023, <https://www.brooklynmuseum.org/opencollection/objects/89972>.
5. John Whitehead, *Sèvres at the time of Louis XV: birth of the legend Sèvres, a ceramic history* (Paris: Éditions courtes et longues, 2010), 61; 71-78.
6. Marcelle Brunet, *Sèvres: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* (Fribourg: Office du livre; Paris: Société Française du Livre, 1978), 187. 此件〈球形瓶〉器蓋、器足與十八世紀七〇至八〇年代的作品相似，參 Geoffrey De Bellaigue, *French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* (London: Royal Collection Enterprises, 2009), v. I, 254-275; 286-287.
7. 北朝（439-581）晚期，喇叭狀高圈足出現，往後持續流行、發展，詳參王光堯，〈靶碗小考〉，《文物季刊》，1998年4期，頁67-72。
8. Geoffrey De Bellaigue, *French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*, v. III, 1248-1249。一體成形者稱柱基（plinth），分為較多層者稱為底座（base）。
9. 此對作品原千字文編號為「呂-488-6」，載於《物品點查報告》時，該箱號為「呂-3345」，詳清單見《物品點查報告》第七輯「體順堂及各廂房等處附補號」。
10. 施靜菲、王崇齊已辨識出其中共有十組件，為乾隆時期粵海關製作的廣珐瑯。詳施靜菲、王崇齊，〈乾隆朝粵海關成做之「廣珐瑯」〉，《美術史研究集刊》，35期（2013.9），附表2，頁134-146。千字文舊號分別為「呂-488-1」、「呂-488-4」、「呂-488-5」、「呂-488-9」、「呂-488-16」、「呂-488-17」、「呂-488-21」、「呂-488-26」、「呂-488-32」、「呂-488-33」。同箱「呂-488-31」〈銀胎內填珐瑯番蓮紋瓶〉的製作技法，亦與西洋玻璃、珐瑯有關：此技法與西方的關係，見施靜菲，〈日月光華：清宮畫珐瑯〉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2），頁207。

2022

4 / 1

2024

4 / 14



景泰藍

The Mystery of the Jingtai Cloisonné Unveiled

展廳 S201A
Gallery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
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

